

海洋知识丛书

世界海岛游记



叶进 主编

海洋出版社

世界海岛游记

(一)

叶进 主编

海洋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 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为海洋地理知识读物，是以游记的形式介绍世界海岛的选集之一。作者都是亲历其境的中外作家或记者，他们以轻松流畅的笔调，描绘了大陆岛的风情，珊瑚岛的奇观，以及神秘古岛的沉浮。题材广泛、内容活泼，是一本雅俗共赏、老少咸宜的旅游散记。对广大青少年、世界知识爱好者尤有兴味。

世界海島游记（一）

叶 进 主编



海洋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复兴门海贸大楼）

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

1981年9月第一版 1981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³/₄

字数：100,000 印数：1—24,036

统一书号：12193·0081 定价：0.44元

前　　言

感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在茫茫大海中形成了如此星罗棋布的岛屿，供人类生存，任万物滋长。这些千姿百态的岛屿，屹立于汹涌的怒涛之中，与大海山环水抱，拥翠叠绿。它们一个个犹如出水芙蓉，奇葩竞放。在它们周围，时而狂飙巨澜，白浪滔滔；时而平静安详，碧波荡漾。它们中有的瀑布声声，有的林海莽莽；或许这个岛是鸟类的天堂，那个岛又是蛇蟠的乐园；这里是蝴蝶的王国，那里是蝙蝠的故乡。有的岛上，一个海龟背上竟可以站七八个人，而有的岛上，一只海椰子可重达七八十斤。……一个方圆二十公里的弹丸之地，却成了一个国家，而比它大百倍、千倍的大岛，会是渺无人烟，无人问津；一方面，千万个岛屿至今尚无人类定居，另一方面，人们又耗费巨资，硬是填平了大海，建造起一个小小的人工岛，修起海上机场，变成海上城市……

在地球上的万千岛屿，由于成因不同，人类把它们分为大陆岛、海洋岛和冲积岛三种基本类型。

大陆岛，顾名思义，原为大陆的一部分，是大陆向海洋延伸并露出海面而成的岛屿，地质构造上与附近的大陆十分相似，并有密切联系。如中国的台湾岛，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，北美的格陵兰岛和纽芬兰岛，以及欧洲的不列颠群岛等。

海洋岛的形成与大陆毫不相干。其中有由海底火山喷发

出的物质堆积露出海面而形成的火山岛和由珊瑚残骸形成的珊瑚岛。前者如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群岛、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和印度洋中的塞舌尔群岛。后者如马绍尔群岛和百慕大群岛。

冲积岛是指河流携带的物质在海岸河口堆积而成的岛，如我国长江口的崇明岛等。

如今，在世界海岛中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类型，那就是人工岛了。在日本的东京、神户等海湾上，都有人造的海岛。

《世界海岛游记》将把你带往这些形形色色的奇异海岛去寻幽探胜。

这是一本游记。作者有中国人，也有外国人。题材所及广泛，内容生动有趣，有许多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。本书文笔流畅活泼，读来轻松愉快，但愿能为读者增长一点知识，开阔视野，陶冶情趣——这是编者所希望的。

叶 进

于八十年代第二个春天

目 录

- 前言 叶进 (i)
- 塞浦路斯漫笔 高晓 (1)
- 北海道纪行 骆为龙 (12)
- 今日广岛 欧庆林 (27)
- 前进中的新加坡 新秀 (30)
- 遥远海外采燕窝 威廉·沃伦 (37)
- “乳房之岛”漫游 艾尼斯·曼苏尔 (41)
- 冰岛纪踪 申明河 (49)
- 田野静悄悄
- 丹麦菲茵岛纪行 顾炯 (59)
- 克里特岛话橄榄 诺埃尔·莫斯特拉特 (68)
- 瓦胡岛何处去 戈登·扬 (73)
- 密克罗尼西亚风情画 黎夫 (84)
- 美国的黎明从这里开始 珍尼特·道森 (90)

瑙鲁——最小却最富 陈 跃 (94)

世界最大渔场

——纽芬兰岛 张治平 (99)

“海湾公园”

——爱德华太子岛 张焕文 (112)

“飞禽王国”猎奇 孙国维 (117)

在“计算珍珠的地方” 吴永艳 (125)

“忘却了的天堂”

——塞舌尔 高 晓 (130)

塞浦路斯漫笔

高 晓

一个小岛出世，也许没有什么价值；一个小岛的遭遇和奋斗精神，却可以泣鬼神，恸天地，光照日月。塞浦路斯就是这样。

海洋和大陆

一亿多年前，东地中海在火山压力下，升起两支山脉，间夹一片沉积岩，形成一席之地。那时还没有人类，它也与世隔绝。孤岛零丁，熔岩遍布，形似一张摊开的鹿皮，在惊涛中荡涤。但它没有沉没，没有破碎，不仅生存下来了，而且草木滋生，鸟兽繁衍。大风大浪给了它无情的冲击和洗刷，痛苦和灾难，也塑造了它那清秀俊拔、壮丽多姿的英雄形象。这就是为什么塞岛的主要名胜都集中在水陆衔接处，塞岛的传说都以大海为渊源。萨拉米斯的暖水细沙，特鲁多斯的层峦叠嶂，巴福斯的渔港山村和克里尼亚的奇崖绝壁，不仅赢得了荷马的咏叹，达·芬奇的赞美，也曾灵感华尔特·迪斯尼，创作了《白雪公主》这颗艺术的明珠；莎士比亚描写的那个摩尔人奥赛罗，就是在法马古斯塔杀死了无辜的妻子，然后自杀的。

塞岛距土耳其只有64.4公里，离叙利亚也不过97公里，

恰好处在东西方文明的会合点上，处在兵家必争之地——“肥沃的新月地带”——的门口。这也许是它一切不幸的根源。一个德国人在十九世纪末写道：“谁要想在东方成为并保持一个强国，便必须把塞浦路斯控制在手。”因此，它从来未能像汪洋中的仙山琼崖，置身世外，独处桃源。它的八千年历史，已无法完全查考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：阿卡亚希腊人在特罗伊木马战之后，于公元前十四世纪左右移居这里，成了它的主人。他们的后裔至今有50万，占全岛人口80%；这些人甚至还在使用荷马时代的某些方言。因此，塞岛在地理上虽属亚洲，在文化和政治上又是欧洲的一部分。自这一民族迁徙之后，这个小岛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自由独立，便随着外族一次又一次的入侵消逝了。

历史和遗迹

亚述人、波斯人、腓尼基人、威尼斯……先后来到这里，罗马、马其顿、拜占廷等帝国长期蹂躏过这块土地。亚历山大的弓箭射穿过渔村茅舍，“狮心”理查的婚宴吸干过农家酒浆；也正是在这里，罗马执政官安东尼陪伴过埃及女王克里娥帕特拉，并将全岛作礼品向她奉献。奥斯曼帝国于1572年征服了塞岛，今天岛上的12万土族人，就是那时移民的后代。最后，英帝国统治了82年，1960年才允许它独立，同时又蓄意制造了两个权力中心，致使希、土两族长期对立，酿成小岛一分为二的悲剧。

数千年来，这个9,251平方公里的岛屿就是这样被损害，被利用，被践踏的。这里是各种目标、各种冒险的集合点。

诗人和武士，海盗和商人，传教士和旅行者，他们的足迹在卡尔巴西亚半岛交叉过千万次，他们的习俗传遍了莫尔富平原。

无论是亚利安人，还是闪米特人，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，不仅相逢在“死亡拥抱”之中，血染青草和炒面，而且融汇了多种文化，留下了丰硕的遗产。西南部的旧城巴福斯，大概历史最悠久，附近有阿波罗圣殿，阿芙罗狄特神庙，古罗马别墅和诸王陵墓。北部的克里尼娅建于公元十世纪，曾是一个十足的希腊式城邦。它的残垣断壁至今还依稀可见。南部的拉那卡，是腓尼基时代的首府，也是奥斯曼时



圣·尼古拉斯教堂

代香客们前往圣地的中转站，那里有一座洁白的清真寺，是纪念教祖穆罕默德的继母哈拉·苏尔丹的。东南部的法马古斯塔曾在鲁西南时代以财富和豪华闻名于世。十四世纪初建的圣·尼古拉斯大教堂迄今还完整如初，它的威尼斯城堡及带翼的雄狮，如今称为“奥赛罗之塔”，时时引起游人感叹。位于巴福斯和拉那卡之间的是利马索尔，附近有五世纪的古城废墟及一座保存完好的露天剧场，十三世纪土耳其人建立的城堡，巍然屹立，非常壮观。首都尼科西亚，据说是公元前三世纪一位埃及王子所建，威尼斯人十五世纪所筑的坚固城池，至今还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。十四世纪奉献给神的圣·索菲亚大教堂俯瞰全城，是极为珍贵的奇特式建筑。游览全岛，乡村和城市一样，到处都可看到历史遗迹：古代村落、城镇、庙宇、剧场、运动场、宫殿、墓穴、花边、圆柱、堡垒、围城……事实上，“古代文明的物质遗产几乎每一方面都能在这个岛的每个角落发现。”塞浦路斯本身就是整个中东和欧洲的历史博物馆。它的现存文物和源源而来的考古新发现，使全世界的学者着迷，也使人类对于自己的善和恶，光荣和羞耻，经验和教训不断地增加了新认识。

爱神之岛

神话是希腊来的。关于爱神阿芙罗狄特的传说，已流行了三千多年，至今还脍炙人口。她是奥林匹斯山十二神之一，荷马在《奥德赛》中说道：“……但酷爱笑声的阿芙罗狄特到了塞浦路斯，到了巴福斯，那儿有她的领地和芬芳的祭坛。”她诞生在老巴福斯海滨一块叫做罗密奥斯岩石旁，是从波涛

白沫中升起的。今天来看，这一带也确实气势非凡：附近有个海湾，浪涛滚滚，峭壁峻嶒，大理石横空，洁如霜雪，耸若宫阙，不逊我国长江三峡雄姿。而其白崖、碧水、蓝天，可使尘夫羞面，俗子惊魂。据说，阿芙罗狄特就是以此为家的。有个爱情故事，说她有一次同情人约会，小伙子被野猪所害，她英勇抢救，也受重伤。现在，山上的地榆花所以那样红，就是她用鲜血染成的。她是塞岛早期居民的主要偶像，是爱和美、光明和力量的源泉。一年一度的爱神节使巴福斯成了希腊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胜地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朝拜，向她献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。直至现在，还有些年轻人夜间走进女神庙，用油脂和杏仁水涂抹一块锥形黑石，祈愿幸福；妇女们留下耳环，撕下衬裙一角，但求生儿育女。她是塞浦路斯的骄傲，塞浦路斯因而成了爱神之岛。

可惜这样一个美好的传说也遭到殖民者的摧残。中古时代一名腓尼基王子，在巴福斯建了一座女神庙，强使大批漂亮的姑娘去当修女，“表演爱的艺术”，供航海经过的外国人取乐，女神节期间，甚至每个妇女至少要去服务一天。这种恶习大概沿袭了很长时间，以至有些著名作家也相信此间妇女是淫荡的，说这个岛本来就是奉献给维纳斯的！

女人和男人

其实，塞浦路斯妇女比较庄重。父母对女儿要求很严，她的举止应该“贞洁如处女，严肃如孀妇”。她们非常勤劳，特别爱整洁，庭院总是收拾得像花园一样。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很低，许多妻子像家庭奴仆，农村情况尤其如



此。父母陪送不起一所新住宅，女儿也许会一辈子嫁不出去。所以每年除夕，不少姑娘喜欢在壁炉里烧一束橄榄枝，希望找一个好丈夫，如果青叶不跳跃，愿望就会落空。要找到称心快婿，除了父母有钱，还得注意容貌。长发是非有不可的。一个温和的女孩子，会拿一条黑蛇倒悬在头发上，说道：“爱神啊，让我的头发长得同这条蛇一样长吧！”简直不可思议！现在流行的一尊阿芙罗狄特裸体塑像，肩膀上就有一条蛇。这是古代拜物教的产物。那时候，蛇是象征吉祥的。不过我想，这一风俗也反映了妇女朝露暮霭般的不定地位。爱神之岛毕竟缺少博爱。

女人有过失，会遭到报复。中世纪欧洲民歌中有个绿林好汉叫狄亨尼斯，可为人间干了不少好事。他从小亚细亚半岛跨上塞浦路斯，一只手是抓住克里尼亞小梁的。这一下，使抓起了我们开窗可见的那座怪石凌空、磅礴峥嵘的五指山。他同岛上一个称为瑞金娜的王后发生了恋爱，但后来被抛弃了。盛怒之中，他向巴福斯王宫掷出一块石头，这就是现在屹立在城门附近的飞岩。这个故事，也成了塞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在五十年代争取独立，反抗英帝国的斗争中，狄亨尼斯和民族英雄格里瓦斯一样，成了鼓舞斗志的动力。

男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。乡下人有严重的大丈夫味，一些城市居民商人习气太重，不少人已不同程度地“洋化”，乡土气息渐少。他们标榜个人主义，不爱关心他人事务，把家庭看成社会生活的中心。住宅要尽可能考究，但办公室可以简陋不堪，公共事业也搞得很差。这是一个国穷民富的地方。不过，大部分人还是诚实、好客、热心公务、乐于助人的。已故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就是一个典范，他是得到全

民敬仰的。

土族和希族

相形之下，土耳其族人还保持着牧歌式的粗犷与憨厚。他们爱交朋友，特别重义气，讲感情，也特别好客。有一次，我们正在海滨游泳，突然，岸上飞下许多金黄色的圆球，冰雹般地打来，定睛一看，水上漂满了桔子。这些素不相识的当地朋友来招待客人了。于是一阵相对欢呼，好不热闹！野餐的时候，我们找到一片树荫，无意在一家庄院旁停下来。谁知，这家主人竟向我们捧来了一大铜盘洗得干干净净的葡萄，十来斤重。按土族人的习惯，盛情招待陌生来客，是一种美德，接受主人的馈赠也是一种美德，所以，我们除了致谢，只有大饱口福了。

希族人专长商务，精于管理，做生意的才干在东地中海地区是出类拔萃的。1950年的国民收入平均每人300多美元，到1979年，则达到3,000美元以上。他们能在这种受尽折磨的洪波中幸存下来，并把这块资源缺乏的弹丸之地建成世界上第40个富裕国家，主要是靠智慧，靠钻营。有一个民间故事，是这样说的：

最后，希腊人来了，向上帝要礼物。

“你喜欢什么礼物？”上帝问。

“我喜欢权威。”希腊人答。

上帝说道：“啊，可怜的希腊人哪，你来迟了，全部礼物都已分完，几乎什么也没有剩下。权威送了土耳其人，勤劳送了保加利亚人，算计送了犹太人，欺骗送了法国

人，愚蠢送了英国人。”

希腊人非常生气，喊道：“你用什么智谋把我们忽略了？”

“很好，”上帝说，“既然你坚持，我也送你一份礼物，免得空手回去——但愿智谋就是你们的运气。”

这一段译自英国旅行家劳伦斯·杜雷尔的《苦柠檬》，其中关于塞人贾房斗智的描写，令人捧腹。不过，笑声中可以听到啜泣。一个弱小民族无论多么聪明，总敌不过内外势力的合谋。有一种民间乐器，叫布祖基，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它那低沉忧郁的曲调，即使是一支热情的恋歌，也含着悲哀和幽怨，充满着古希腊悲剧色彩。这是民族之声。

回声和反光

三千多年来，塞浦路斯从未有过真正独立。所以，铁蹄下的呻吟，黑暗中的呐喊，渗透到每一块石头缝里。历史的回声，总在耳旁荡漾。

我总想，塞浦路斯又是一架立体反光镜，各种野蛮和文明——现代的和古代的，近东的和西方的——像四面八方的探照灯光束一样，都汇集到这一焦点上。它是各种历史和文化的汇萃之乡，虽然丰富多彩，却对不同人呈现不同面貌。对我来说，什么东西最有吸引力呢？是土族人的好客，还是希族人的精明？是平缓的沙滩，蔚蓝的海水，还是漫山的橄榄林，遍野的葡萄园？是哥特式庙宇，威尼斯圆柱，阿拉伯尖塔，还是瑞士式山间别墅，加拿大城市住宅，美国式百货商店？

老实说，这些东西虽招徕大批旅客，却不是本岛特色。说来奇怪，我最喜欢它的平静，田园诗般的平静。这或许是因为久经风尘，难得有一块休憩之地。但冷静思索，也不尽其然。一切最喧闹的鼓噪之后，主宰一切的声音是平静。塞岛的平静看来自相矛盾，却又十分协调——是繁华中的平静，枪口下的平静；其中真意最能说明它的个性，它的力量，最能给人许多教益。这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。

平静中的石块

常住塞岛首都尼科西亚，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傍晚约两个朋友散步。此时清风醒肺，馥郁消魂，车辆减速，行人姗姗，落霞与华灯交相辉映，新歌与古曲此伏彼扬，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而又整洁幽静的景象。于是三人行，穿大街，溜小巷，或览住区，或逛夜市，采风拾萃，吊古论今，谈天说地，形迹飘然，虽都为他乡异客，却别感一种“遗世独立”，畅抒胸怀的怡然自得之情，乐而忘忧，岂不美哉！

谁能相信，咫尺之外，有分割全城的铁丝网，有林立的岗哨，有仇恨的枪口，有寒光逼人的刺刀；希、土两族虽共饮一泉水，共点一路灯，隔墙对视，鸡犬相闻，但分裂与对抗的魔影却总在头顶上徘徊。

然而，人们是安详的，愉快的，忙碌的。步履中有坚定的目标，空气里有创业的劲头。这是何等伟大的勇气和毅力啊！

走到海边，景象又何尝不是如此？狂涛冲击岩石，把它们撕裂了，吞没了。千百万年的浸蚀和石头之间的相互厮磨